



著娟秀朱 I2

27

事故的墟花



著娟秀朱 ● 事故的墟花

靜寧的夜深了破劃聲車剎急驟的車跑過嫩紅鮮
去而塵絕車跑·車下中怒盛在眉黛的時候輕年
故的花鮮滿充個一……和暗黑的邊無對面眉黛
忘難您令將觸筆的美嬌而芳芬·膩細動生·事



皇冠
CROWN

〈註冊商標第173155號〉

皇冠叢書第 720 種

花墟的故事

朱秀娟著

發行人：平鑫濤

出版發行：皇冠出版社

台北市敦化北路 120 巷 50 號

電話：7 1 6 8 8 8 8

郵政帳號 0010426—9
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 1059 號

印刷者：皇冠印刷有限公司

台北市西園路 2 段 140 巷 49 號地下室

電話：3 0 6 1 9 7 2

著作權：台內著字第 15754 號
執照字號

初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二 月

第 六 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 六 月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一

一輛紅色的敞篷跑車歪歪斜斜的衝破了龍翔道深夜裏應有的寧靜。車中坐着的一對青年男女正肆無忌憚的爭吵着，差一點就衝上了迎面緩緩而來的黑色轎車。

「有種你自己去死！」女的嚇得失了理性，一個巴掌向開車的男的摔了過去：「停！我下車！」

紅色的跑車「吱！」的一聲在街邊停了下來。駕車的男的像洩了氣的皮球癱軟在車座中，顯着是被這雙重的意外深深的寒了心。對正開車門下車的女伴看也不再看一眼。

「算我頭煞眉瞎了眼，會認識你這窩囊廢。」

黛眉盛怒的摔上車門，她再也沒想到她還沒站穩，陳彼特已開了車絕塵而去，把個黛眉怔在

街邊隱着那紅色車身在路燈中隱失。隨帶着消失的是她那股熾怒的氣焰，一陣輕風徐徐襲來，竟有了寒意，使她驟然打了個冷戰，不由得害怕了起來。她那霎時間充滿了驚恐的兩隻大眼，四下的溜溜的探視起來。

這兩旁照亮着白花路燈靜蕩蕩的大街是什麼地方，黛眉陌生得一點也沒印象。在九龍土生土長的黛眉竟也有沒走過的路。她兩頭張望着不知自己下一步向那裏踏出。突然一輛車子開着強烈的車燈，迎着她的視線飛駛而來，「是彼特！」她心中一陣輕鬆。急馳過去的是白色的轎車，車內人影幢幢的擠滿了一車的人，似乎正好奇的指點着她。

黛眉禁不住的簌簌發抖起來，港九治安不良的種種惡劣一下子全歷歷的湧到她心智之中。她單身一人，在這絕無人跡的深夜街頭是什麼事都可能發生的！她驚慌失措的移着腳步，立刻對自己今晚的舉止後悔了起來。

後悔不該和彼特大吵特吵！一堆飛仔找他的麻煩，肆意的對他橫加侮辱，他忍了！帶着她避了逃了！現在想想沒什麼不對，剛才偏恨他沒骨氣沒胆沒種！用種種使一個男人不能忍受的言詞去辱罵他！其實這麼能怪他呢？但不怪他又怪誰？誰叫他鬼迷心竅要到沙田去消夜的！剛好碰到那羣飛仔，發生了那使她丟人的情景，即使現在想來仍氣憤難忍！那羣飛仔……她突然全身失去了力量，再也邁不出一步！那急馳而過的白車裏，是不是就是那些流氓！他們會不會轉頭來找

她……

隱隱地，她那幾乎已失去聽覺的雙耳中又聽到了急遽的車行聲響。不知是那來的力量使她突然狂奔了起來。狂亂中她聽到有人叫她：

「黛眉！黛眉！不要跑！」

是彼特！ ●

果然是彼特！駕着紅色敞篷車正在她身旁停了下來。

看清了走出駕駛座的是彼特，所有的勇氣又逐漸回到黛眉身上。爲了掩飾剛才的失態狂奔，黛眉壓制住喘息，掉轉頭自顧自的向前走着。

彼特似乎沒察覺她的驚慌，拉着她的手央求着說：

「我知道妳不想理我，可是我一定要送妳回家。」

「滾遠些！窩……」黛眉罵不下去了，就着路燈她斜睨彼特一眼：這俊美得如同少女似的彼特，實在不是個能在兇神惡煞似的飛仔前保護她的角色。他那白真絲的襯衣，那熨貼而質地高貴的長褲，穿在他那高長而略嫌瘦弱的身上也不適合揮拳打架。那是穿來配她自己這身淺黃色飄灑的衣裙的。

「坐上車好不？」彼特無可奈何的鎖着雙眉，連他自己都聽得出他聲調中的愁苦。

「討厭！」黛眉揮開了手。悻悻然的向前走着，任她的性子，連他走在身邊都不行，她那點被嚇着了的心理真惹得她難受。

彼特回頭看了看，敵寇車沒有上頂，就這樣停在那兒，能平安的等着他回頭來開嗎？他一無主張的走在黛眉身邊，對今夜的遭遇，他怔忡着，心頭一片空白。

彼特的落寞很快的感染到了黛眉，也刺激了她，把剛才壓制住的火氣，加倍的發洩了出來：「陳政！」她故意冷靜的顯出格外惡毒的一字一字的叫着彼特的中文名字：「從今以後，只當我們不認識。」

彼特的心被刺痛了，那一片空白上立刻閃過了黛眉的種種影子，那些形象激發起他的愛慕，這一年多的相處相愛已深埋在他心底生了根發了芽。現在黛眉竟想憑她輕描淡寫的一句就抹殺了一切。

「黛眉！」他緊張了，停下了腳步，扳住她的肩頭，逼視着她。他俊秀的眼中有着強烈的不捨與痛苦。「黛眉，妳這是氣話，不會是認真的。」

「爲什麼不認真！」黛眉感到一陣痛快，挺直了腰肢，擺脫了彼特的糾纏。「交你這種男朋友，除了丟人現眼，還有什麼好處？」

彼特站住了！黛眉真正的刺中他的要害，他能無視她的打罵，他知道那是被氣憤所激的後果

，但現在黛眉這樣冷冷靜靜的輕視，使他瞭解他和黛眉的相愛相交已到了盡頭了。他已沒有勇氣去追求她討好她了！他一向是很清楚自己的價值的，現在他已明白，他在黛眉的心中的份量了。他眼睜睜的瞪着黛眉越來越遠的背影，而鼓不起勇氣再走在她身邊。

彼特終於緩緩的移動了腳步，他不能在這深夜裏置黛眉而不顧，他要尾隨着她保護她的安全，安全的離開自己。

前面的黛眉走得也不很快，好像這漫長深夜是最佳的散步時光，她正悠然自得的欣賞着她高跟鞋踏出來的腳步聲。她知道彼特是真正被刺痛了，但——這也正是她心裏的想法，她弄不清她到底愛不愛彼特。她倒確實能感覺到彼特所能給予她的是——無聊！無聊！

看電影，泡咖啡座，跳舞，游泳，消夜！

無聊！無聊！無聊！而現在暑天才開始，她已厭倦了這些節目！她不知怎麼樣才能擺脫這種生活方式，也許該從擺脫彼特開始！真的，交彼特這種男朋友有什麼好處？而自己居然愛他！至少今夜以前自己以為是愛他的。接受他的邀約，接受他的親吻與愛撫。無聊！無聊！

彼特尾隨她的腳步聲，在靜靜的街頭聽得很清楚，清楚得黛眉能洞悉他的心理。他跟着她，純粹爲了她的安全，不含一絲乞和與示愛的成分。

如果現在是白天就好了！

如果街上擠滿了人就好了！

突然，她幾乎不能相信她的眼睛：眼前不遠的街上，慘白白的煤氣燈光下，照着一羣羣的人影幢幢，游移在一叢叢淺紫豔紅的花色裏；在這夜深的時刻，給她一種海市蜃樓似的幻覺，這絕不可能是真的！這些人！這些花！她揉了揉眼睛，幻境竟越來越清晰了，她已聽到了夜風送來的忽斷忽續的人聲笑語。這是真實的，真真實實的夜市，夜晚的花市！正熱熱鬧鬧的交易着一束束一捆捆美麗的花束。

眼前的景象美得像夢，美得虛幻，美得不真實！吸引得黛眉的心神也飄忽了起來。她徘徊着，觸摸着，沉醉着！覺得自己已融入了這片美景，融入了夜！融入了夢！

『小姐，買點黃玫瑰吧！』

一個甜美溫柔的聲音，引着她進入了另一個夢境；一個白色唐裝少女，捧着幾朵黃色玫瑰，對她盈盈含笑！黛眉凝視着這個笑容，果然這笑容是屬於一個仙女的，清秀的五官，輕盈的身材。

賣花少女在她注視下微微低了低眼簾，又迅速的從黃玫瑰上抬起眼來向她說：

『這些花，明天會開得更美。』

『我不是來買花的。』黛眉聽見自己說。

『哦！』賣花少女柔順的點了點頭，惋惜的碰了碰手中的花：『妳是來逛花市的。』突然想

起什麼似的，清秀的臉上加深了笑意：「這花正配妳的衣服，送給妳一朵。」

黛眉大感意外，吃驚的看着眼前的賣花少女，她這才看清賣花少女衣衫的寒儉，那似乎是白色的唐裝，原本不知是什麼顏色的，只是褪了色成了現在的半白半米色罷了。這清寒的少女，正像個富翁似的遞了朵黃玫瑰來配襯她那身淺黃真絲衣裙。賣花少女的態度是那麼懇切，懇切得黛眉不由自主的就伸手接受了。

「這些我買了。」突然有人從賣花少女手中把其餘的花拿走，一張紅色大鈔遞了過去。

黛眉回頭一看，是彼特！正妥協的向她笑着。順手把那一大束花遞給黛眉。

「謝了！一朵就夠了。」黛眉聞了聞手中的花，心恬意適的笑了。剛才爲了幾個飛仔而引起種種不悅，好像沒有發生過。只是行動上已不願站在他身邊。向花市略略溜了一眼，一轉身又走上她回家的路。

彼特拿着一把花，可笑的跟着黛眉，幾乎央求似的徵求着她同意：

「妳在這裏站一站，我去把車開來。」

「我坐街車。」黛眉一時不願下台，跟他一起去拿車或他去看車都不可能。

「這是找錢的。」賣花少女也跟了過來，手裏送來一堆零錢。看着他們笑了笑，才走回花市去。

在離開花市一段距離後，黛眉又回頭止步的看向花市。那隱隱約約的人聲，那模模糊糊的人影，那顏色黯淡的花朵，又疑夢似真起來。

「妳沒來過花市？」

彼特的問話又使她回到了現實，衝破了她心頭的美景。

「你來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覺得這地方怎麼樣？」黛眉有興趣的問着，她要看看彼特的感受是不是和她一樣。在跳舞、泡咖啡座之外，他們之間還有沒有共同點。

「我奇怪他們為什麼要在夜裏做這種生意。」

二

黛眉被床頭的鬧鐘一吵醒，立刻從床上翻身坐着。拿起鐘來一看，八點正。不錯，這是經她重新調整過的時間，比上學時晚些，但現在是暑假，而昨夜和彼特吵吵鬧鬧到深夜三點。可是黛眉決心不再倒回去睡了。她站起來跳了兩跳，跑到浴室裏去沖了個冷水澡，略略梳洗了一下，連蹦蹦跳跳的下了樓。

早餐已放在桌子上，黛眉的父親已坐在他的位子上看報紙了。黛眉走過去拍拍爸爸的肩頭，叫了聲：

「爸爸早。」順手推開了報紙。「報上有什麼新聞嗎？」

顏輝笑了：「妳問那方面的消息？」做父親的對這唯一的女兒向來是有問必答的。顏輝寵愛

女兒，幾乎和他的財富一樣有名了。

「當然是爸爸的花邊新聞。」黛眉拿過報來隨便亂翻着。

顏輝哈哈大笑：「妳信那些騙稿費的胡說八道呀。」

「我只信百分之廿。」黛眉摔開了報紙：「報上說你送了某某一部賓士，那麼至少你送了一只戒指。」

「正確！正確！不過我的好女兒，妳不能把心思用到別的地方去嗎？計算妳老爸爸有什麼道理。」顏輝鍾愛的看着女兒。黛眉長得真好，取盡了父母之長。

「爸！」黛眉突然很正經的說：「我和你約法三章。你以後再送東西給某某，而又必定會流傳到報章雜誌上去的，你先告訴我一聲。」

「啊！」顏輝更樂開了：「報告女兒上司幹什麼？」

「免得我的朋友一天到晚好奇的追問我，害得我費盡唇舌也說不清所以然。」

「所以然！」顏輝突然打住了話題，向黛眉使了個眼色：「妳媽來了。」

「你還怕媽呀！」黛眉低聲悄語，並向父親做了個鬼臉，這才站起來，用最最甜美的笑容去迎接母親。

黛眉的母親，年輕美麗得十足像黛眉的姐姐。每見到母親一面，黛眉心中就多一份對她的孺